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裡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

那外江的船都下棹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

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着宜興沙壺

極細的成窰宜窰的杯子煮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

那遊船的備了酒和穀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游就

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

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

映著河裏上下明亮白文德橋至利涉橋東水關夜
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
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
每夜直到四更時纔歇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
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沽
幾觴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游清
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
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
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子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

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
馬頭上貼着一個招牌上寫道毘陵女士沈瓊枝精
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幸認
毘陵沈招牌便是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
京城裡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
人在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却掛起一個招牌
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
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
的茶來二人吃著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

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着四盞明角燈鋪着涼簟子在船上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著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著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綴脚下涼鞋黃瘦面龐清清疎疎三絡白鬚橫頭坐著一個少年白淨面皮微微幾根鬚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個客一個是盧信侯一個是莊紹光卻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見二人

立起身來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尊姓莊紹光道此位是天長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長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貴本家杜少卿驚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叙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曾會過今幸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叙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

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徵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却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纔從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喫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寓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今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現在這河房裡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搬在這裡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

歎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韋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慟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了一壇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裡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髫年的相與了尊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

起形容笑貌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太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嗟歎道這樣盛典可惜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裡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纔回去莊紹光留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潔率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留著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

營又自致數萬金纔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
好友敦倫替他尊人治喪不曾要同胞兄弟出過一
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
他就殯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文
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在雞鳴山修曹
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
一个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裡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
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
番景象滿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

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河
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烟霧溟濛那鼓鈸梵唄
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
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
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
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
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願都把眼閉着只有這
一夜纔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
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

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
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
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
香烟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
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裡也同房主人娘子去
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
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也有來托刺綉的那些好
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
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
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卻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
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裡有些疑惑次日
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
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
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
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我正要去問他當下
便留莊非熊在河房看新月又請了兩個客來一個
是遲衡山一個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
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

怎樣果真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遺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個卻奇一個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著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挂一鈎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纔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

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同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底矮房屋門首圍著一二十人在那裡吵鬧杜少卿同武書士前一看裡邊便是一個十八九歲婦人梳着下路絡髮穿著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裡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纔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拿囫頭卻無實跡到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

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

人氣槩不同連忙接著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昨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沈瓊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裡來的是不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個邪貨他却不要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遣出來的婢妾他卻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卻像講究勾搬冲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卻怕是負氣鬪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

眼力如何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個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裡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裡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着見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榻前彼此叙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個在客邊可有個同伴的家裡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相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綉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真个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做罷了見笑的緊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

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蹤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个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蹤你這禍事不遠卻也無甚大害正說着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個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門口像是兩個差人少卿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裡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

如今縣裏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卻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畱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緊這個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他少卿依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拘去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

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驚沈瓊枝起身道這個不妨差人在那裡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贈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飯自己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的一本詩集等著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帕巷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擡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

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欵案的官司那裡有個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小驚大怪只好嚇那鄉裡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個差人倒有些讓他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個首飾匣子裡出來叫轎夫你抬我到縣裡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畱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

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個轎錢一直就擡到縣裡來
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拏的那個沈氏到
了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
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閨範私自
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踪在本縣地方做甚
麼沈瓊枝道宋爲富强估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
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共戴
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
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真
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
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
一個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說道
就以此爲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
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個原差到他下
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裡一包
碎散銀子一個封袋上寫着程儀一本書一個詩卷
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簽了一張批
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

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入關文內托他開釋此女斷遣伊父另行擇壻此是後事不題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僱轎子擡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窰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艙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一個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个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氈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担行李來也送到中艙裏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到那裡去的沈瓊枝道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個差人啐了一口掣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還來問我們要錢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瓊枝要錢沈瓊枝

道我昨日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
道沈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
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沈瓊枝聽了
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岸
去兩隻小脚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個
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着扯他被他一箇四門斗里
打了一個仰八叉扒起來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吵
的船家同那戴破氈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
轎子兩個差人跟着去了那漢子帶着兩個婦人過

了頭道關一直到豐家巷來覲面迎着王義安叫道
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
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橋那
些開三嘴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爺王義安道
這樣甚好我這裡正少兩個姑娘當下帶着兩個婁
子回到家裡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
着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裡一個人在那裡洗手看見
這兩個婁子進來歡喜的要不的只因這一番有分
教烟花窟裡惟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眠花醉

柳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名士忽風流帶出一分脂粉氣然絕不向綺羅叢
中細寫其柔筋脆骨也想英姿颯爽自是作者本
來面目故化作女兒身爲大千說法耶

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彊報信息

話說兩個婊子纔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個人
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個婊子
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
元色綢直綴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
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個
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那六老爺從
廚房裡走出來兩個婊子上前叫聲六老爺歪着頭

扭著屁股一隻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爺跟前行個禮那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裡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里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櫈上把兩個姑娘拉着一邊一個同在板櫈上坐着自己扯開褲腳子拿出那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拏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裡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來滿鬍子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偎都偎擦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王義安纔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六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個月就進要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六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个毡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着撈毛的

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
六老爺在上方纔有個外京客要來會會細姑娘看
見六老爺在這裡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
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
來一個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
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子驢肉一盤子煎魚
十來篩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買了一三十個雞
蛋煮了出來點上一個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
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櫈坐細姑娘撒

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
爺要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
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
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
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快子在桌上催着敲
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
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
姑娘唱一個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帮着催促
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

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纔不言語。娘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篩。直到四更時分。大老爺府裡小狗子拿着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纔去了。嫖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嫖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床已雞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裡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聽見湯大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卽刻就來。是晚上纔來。

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王義安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裡。我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効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裡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找得着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

他也大把的銀子拋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寔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裡七手八腳整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爺二爺來頭戴恩蔭巾一個穿大紅酒線直綴一個穿藕合酒線直綴腳下粉底皂靴帶着四個小廝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一對上寫着都督府一對寫着南京鄉試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個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櫬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稟過大爺二爺兩個姑娘要賞他一個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個婊子輕輕試試扭頭折頸坐在一條板櫬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大爺問兩個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王義安捧上茶來兩個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着話三爺趨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

板檯上坐着同他捏手捏腳親熱了一回少刻就排上酒來叫的教門厨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雞魚六老爺自己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個婊子打橫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逼手逼腳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大爺道那裡就點太平府貢院前先放三個炮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個炮把大門開了又放三個炮把龍門開了共放九個大炮二爺道他這個炮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炮大大爺道畧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炮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襪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把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進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

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麼呢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着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响滾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底下去了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好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墩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

爺道這是怎的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裏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硯臺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害了三天

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生平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個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我們他若進場我兩個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也唱了一個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個甚麼表

題大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個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個題其餘沒有了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鬍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個旁門進去却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到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干也有綠油的窗榻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裡哼哼唧唧的念文章

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鬍子去買兩頂新方巾

考籃句銅鈔句號頂句門帘句火爐句燭臺句燭剪

卷袋句每樣兩件趕着到鷲峯寺寫卷頭句交卷

又料理場食句月餅句蜜橙糕句蓮米句圓眼肉

人參句炒米句醬瓜句生薑句板鴨句大爺又和

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頭寫錯了字着急足足料理了一天纔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

在頭上抱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濤橋過那趕搶攤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蘧銑夫選的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個小廝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己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蘆柴堆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腳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大爺二爺跟了這些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眠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拿了一個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已有辦席的厨子不用外僱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个拿燈籠的拿着十幾個燈籠寫著三元班隨後一个人後面帶着一個二漢手裡拿着一個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个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雙輝梨園一部叩賀大爺知道他是个領班子的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

說道門下在這裡領了一個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
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
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飯過了一回戲子來了
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子的紙馬兩
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
一席鑼鼓响處開場唱了四齣嘗湯戲天色已晚點
起十幾副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
更鼓整本已完鮑廷璽道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
馬到也還看得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
小戲子一个个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
子跑上場來串了一個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
喜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揀兩
个留在這裡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子曉得伺
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我去走走鮑廷
璽道這個容易老爺這對河就是葛來官家他也是
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杜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
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襪巷看
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個黑捨籬裏就是他

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苗金六隻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個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個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裡拿着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裡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非人事你權且收下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腳三收了進去你向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葷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大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得的一隻吃吃來官

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道我家太老爺做着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說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裡擊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够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腳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揩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揜着肚子在那裡嚷大腳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該把螃蟹殼倒在你門口爲甚麼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裡不找尋大爺卻在這裡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鷺峯寺旁邊一個人家吃茶被幾個喇子圍着把衣

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嚇的老早走了二爺關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說是他家姑老太把住了門那裡溜得脫大爺聽了慌叫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鷺峯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藪單取進墨漿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弟兄兩個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由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見一圈兩個人夥着大罵廉官主考不通正罵着只見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折開看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空辜拾芥之心虎闖龍爭又見戰征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

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纔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帶着一個人走了進來一見面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勦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的蔭襲料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

怕我三分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一二爺道你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裡來的那人上來磕頭請安懷裡拿出一封書子來遞上來六老爺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折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

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大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大老爺吃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萬雲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托吾們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已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大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裡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裡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婬子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王泥灘說了幾句分別的話纔叫一个小船蕩了回去這裡放炮開船一直往土江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疊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

便有一兩百隻小撥船岸上來了一兩百個兇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擱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船裏的子兒鹽一包一包的儘興搬到小船上那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個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踪的去了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卽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爲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裡有兩百隻小船幾百個兇神硬把

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裡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才攬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夥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下一把籤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夥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那手又去摩着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纔

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裡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嚷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个水手托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

得遵命了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個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着鼻子回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個老科目大興縣人由部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年

苗情最爲熟習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裡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論這件事該怎麼一個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係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拿

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
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裡把逆苗盡行勦
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
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大老爺此
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個人與師動
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裡宣諭苗酋叫他好
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可以罷了湯鎮臺道太老
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裡去那逆苗又
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
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
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
兵丁將備所司何事既然怕興師動衆不如不養活
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截了雷太守道也
罷我們將此事叙一個簡明的稟帖稟明上臺看上
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當下雷太守
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這裡放炮封門湯鎮臺進
來兩個乃郎請安叩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
鄉的話各自安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仰

該鎮帶領兵馬勦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
這湯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
了來關在書房裡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
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裡來會那書辦手
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兩一定大銀放
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
爲買你一個字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
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
受太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
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裡叫我出兵時府裡知
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馬我
這元寶送爲筆資並無別件奉托書辦應允了收了
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天府裡會過來催湯鎮
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
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看看已是
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
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
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

遣清江蔡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峯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踞了礮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扒過山去走鐵溪裡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水難走湯鎮臺這一個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鷄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且說那苗酋正在洞裡聚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個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婿兩個羅列著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羅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個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了那苗酋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眾的兵馬不計其數苗酋同

馮君瑞正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炮響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酋領着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酋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裡去了那里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叅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畱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扎下營盤叅將守備都到帳房裡求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鎮臺道我有道理向叅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炮響爲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畱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卻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裡果然

五更天氣苗酋率領着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鎗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裡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聲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個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個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裡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酋拚命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來卻不防一聲炮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湊攏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脚底板厚不怕巉巖荆棘就如驚猿脫兔漫山越嶺的逃散了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協人馬

無大損傷唱着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起苗酋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喜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戚逃命料想這兩個已經白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卻難以登答明明像個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個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裡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會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裡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專問別莊燕馮

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
湯鎮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
生苗洞裡路經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
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
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臧岐
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道小的直去到豎眼
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劫營輸了一仗洞裡苗頭和
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裡去小的又尋到那
裡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裡別莊燕只贖了家口

十幾個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
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裡正月十八日鍊溪裡的
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關門躲避他們打算
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裡來打劫報仇老爺
須是防範他爲妙湯鎮臺聽了道我知道了又賞了
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个風俗說正月
十八日鍊溪裡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的醜陋怕人
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
關了門不許出來張看若是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

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個認得馮君瑞內中有一個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黑帽子搯上一臉的石灰妝做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粧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重有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裡扒過牆來去裏邊月色微明照着一個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着一個怪物手裡拿着一個糖鑼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個惡鬼手執鋼叉畱客住一擁上前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腳好像被釘釘住了

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鑷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個人都拿了一個也不會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裡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卽請出王命尙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梟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諭湯奏辦理金狗洞匪苗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將軍已去悵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窀穸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

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話說湯鎮臺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臺到自己衙署餞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渡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六老爺知道了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

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臺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臺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個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臺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個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湯鎮臺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遠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裡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臺也不到城裡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裡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個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裡不大歡喜說道這個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个先生來教訓他們纔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臺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臺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

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安因這些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臺道世兄恭喜人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襟不爲希罕卻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見甄拔的不差湯鎮臺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裡吃飯叫兩個公子陪他到下午鎮臺自己出來說要請一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余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實好的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他

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個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

以同來每年館數也不過五六十金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卽命大公子叫了一個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

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里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帶方巾身穿舊寶藍直綴腳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絡髭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畱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裡拿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余先生接着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个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台允卽送書金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大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次日余有達到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拜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裡走走他若幫襯我些須強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

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肅柏泉不能相強
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不多幾日余有達果
然辭了主人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
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
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此時五河縣發了一
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五河
縣人眼界小便闔縣人同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
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同本地
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
的虞家是世世爲婚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
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
賄贈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
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賄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
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
兩種人一種是馱子那馱子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
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了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
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馱而無恥
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

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豈申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裡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卻不肯說出來只是嘴裡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裡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吃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個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賬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个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個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个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义着膀子义出來總是這般見識余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

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吃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裡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床睡了夜裡大先生向二先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裡住些時我要到府裡科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趕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科考去不妨家裡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個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裡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又過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个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

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裡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送了宗師起身方才回五河去了大先生來到無爲州那州尊着實念舊畱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個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了

老伯老伯母的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南京過想起天長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裡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而今賣文爲活

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裡有山川朋友之樂到也任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着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說罷奉茶與表兄吃吃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卻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拿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鮓魚兩隻燒鴨一百個粽子二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盪酒肴遲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說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叙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裡一同吃酒吃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遲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螿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做邑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擔誤看先人不能就葬

小弟卻不曾究心于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个源流遲衡山嘆道自家墓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于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裡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遲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尙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鼎甲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晉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个甚麼樣的地就出道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厰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卽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相干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真可謂之發矇振聵武正字道衡

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裡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裡施御史家遲衡山道施御史家的馬我也畧聞不知其詳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養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裡終日商議遷墳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拿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

不做官遷要瞎眼他越發慌了托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裡養着一個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着一個地叫那些風水來覆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家裡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夜裡夢見老太太鳳冠霞被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裡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風水纔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

墳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裡纔掘開墳看見了棺木墳裡便是一鼓熱氣直冲出來冲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睛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的濟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個法子但凡人家要遷葬叫他到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蠹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蠹挖開了不是卽于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余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齊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杯來吃酒又吃了一會余大先談着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一所笑道武夫可目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

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個五河鄉里賣鴨的人拿了一封家信來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折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十分教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誼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